

从发展角度看 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潮

〔美〕爱德华·J·威廉斯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从发展角度看 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潮

〔美〕爱德华·J·威廉斯 著

钟 腊 梅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 年 · 北京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Edward J. Williams

The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Research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4

内 部 发 行

从发展角度看

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潮

[美] 爱德华·J·威廉斯 著

钟 腊 梅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黄冈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3印张 60千字

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统一书号: 3017.227 定价: 0.26元

出版说明

本书以论述拉丁美洲“发展”和“现代化”道路为主线，对一百五十多年以来拉丁美洲各个时期不同的思潮，作了综合的阐述。作者扼要地介绍了实证主义、无政府主义、土著主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党主义、法西斯主义、天主教改良派、革新派军人和纳赛尔主义、新左翼和游击中心主义、拉美经济委员会的发展主义等各种思想流派的主要内容和代表人物。尽管此书的介绍比较简短，内容之中也有错误之处，如对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传播以及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作了歪曲的叙述；但此书对于我们了解拉丁美洲思潮的发展演变以及当前一些思想流派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背景，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特译出，供研究参考。

本书作者还著有《拉美和亚非的政治发展比较》（1969年）和《美洲各国关系的政治主题》（1971年）等书。

文中注释除注明“译注”者外均系原注。

1978年4月

目 录

一、引言.....	2
二、拉丁美洲的哲学和意识形态运动.....	7
三、不发达的原因.....	30
四、解决不发达状态的办法.....	43
五、结论.....	83
参考书目.....	86

一、引言

大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拉丁美洲人象他们的亚非兄弟一样，坚决地而且往往是狂热地探求“发展”或“现代化”。当拉美人还在火线上时，富国和穷国的学者和决策人就致力于制定剖析发展进程的学术内容。

在美国，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教授 1956 年发表的而现在才出名的一篇文章中，打响了第一炮^①。阿尔蒙德教授以值得赞许的谦逊态度承认，“在上帝的葡萄园里劳动是有多种方式的。”他更注重政治学学者和作家们所关注的世俗事务，并采用了一些新的用语，他为此表示歉意说，他“乐于承认宗教赞美诗比社会学的术语更富于音乐形式”。他得到学术界同事们的许多赞扬，在其后差不多十几年间，出现了对那些新概念和新用语的一场相当活跃的辩论。在各种学术刊物和学科专题会议上，往往都热烈地探讨和争论关于“国家建设”、“政治结构”、“利益聚合”、“文化的世俗化”等概念和名词的用法，也就是说，关于它们的确切含义。

然而，阿尔蒙德教授和他的那些志趣相投的同事们终于胜利了。到六十年代后期，几乎所有对发展进程的描述和剖析，都采用了他最初提出的新概念和新用语。解释发展含义

^① 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著《比较政治制度》，载《政治学杂志》，1956 年第 3 期（8 月号），第 391—409 页。

的新概念创造出来了；衡量发展水平的新尺度制订出来了；说明发展差异的一套新词汇被接受了。

平心而论，大多数人现在都承认，有关发展的著作确实很好地使学者们具备了去了解现代化进程的手段。那些不太老练的努力，虽然肯定不是最好的分析，然而其含义似乎说明：当代关于发展科学（或发展艺术）的公式，是人类事务中的一个独特的起点。从长远来看，也是谦虚一些说，会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拉美人对于他们相对的不发达状态始终是敏感的。他们费了不少笔墨（尽管使用的术语或行文同当代的著作并不完全一样）来论述他们的发展问题，指明其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象各国人民一样，他们向往“现代化”、“进步”、“文明”、或者表示人们从贫穷、愚昧和懦弱走向富裕、智慧和强盛的任何其他名词。照当代的说法，他们在寻求（和思考）这样的发展目标：文化的世俗化，国家一体化，和更合理地利用稀少的资金，等等。

对拉丁美洲学术史和政治史感兴趣的人，曾经对那种思潮做过一些描述和剖析。那些著作虽然远远不是拉丁美洲学术成就的中心，但确有相当一部分著作以书籍和文章的形式论述了拉丁美洲的思潮。当然，拉美人自己在取得独立以来的将近一百五十年期间写到这个题目的著作，则要多得多。

但是，所有这些著作都没有首先关心把拉丁美洲的思潮纳入更合乎当代含义的发展概念和公式之中。本文试图做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题材未必新颖，但分析轮廓却是新的。如果研究者要按当代的概念和公式（如文化的世俗化，国家一体化和社会动员，等等）来理解拉丁美洲

思潮的含义,就需要对拉美地区的思潮重新提出表述;本文提出的这种新的表述,能有助于把将近一百五十年来拉美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考虑和对策的当代意义,集中和具体化起来。

本文之所以给“发展”和“现代化”下了相当广泛的定义,有两个重要理由。第一,它们基本上是有关许多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的综合概念。其实,关于发展的概念几乎是无穷的。第二,拉美人自己将发展过程描述为全面的进步或广泛的改善,它包括从通过教育取得个人方面的改善,一直到通过彻底变革取得社会方面的进展。总的说来,拉美人已经认识到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存在许多弱点,在此过程中,他们提出一系列同样给人深刻印象的办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另外,强调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也每每因时而异;“现代”一词的定义也因时因地而有变化,这完全是合乎逻辑的。就这一点来说,关于“现代”或“发达”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拉丁美洲落后的原因,在拉丁美洲的整个历史上是多种多样的,人们所提出的克服办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同样,那些创新的思想 and 现代化的方案也来自不同的阶层——知识分子、文化人、总统、政党领袖乃至晚近的军人和游击队分子。最后,拉丁美洲发展思潮的源泉和鼓舞力量,是来自各种不同的哲学体系、意识形态、和分析方法——它们来自如此不同的人物,如:边沁、马克思、泰尔哈德·德·查丁、毛泽东,或者玻利瓦尔、萨米恩托、阿亚·德拉托雷、卡米洛·托雷斯和切·格瓦拉。

尽管这些情况千差万别，但拉美人始终在努力了解和解决他们的发展问题。当代一位墨西哥人的提问，抓住了拉丁美洲思想史的要点，他问道：“为什么这样富饶的土地上，却有这么多的不幸和这么多的贫困呢……？”他的答语也反映了拉丁美洲思潮的传统，他说：“啊，有人说——它是教士的过错，另有人说它是军人的过错，还有人将罪责归于印第安人，归于外国人，归于民主制，归于专制制度，归于书生气，归于愚昧无知，或者最后归罪于神的惩罚。”^①

除了当代人所无法理解的神的惩罚之外，所有上述那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确实造成了拉丁美洲的落后，这些都曾被拉丁美洲思想家们一一加以剖析。从那些原因出发，拉丁美洲思想家们提出了一批同样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解决方案，诸如：教育，移民，民主制，专制制，反帝，一体化，等等。而且，有许多解决方案促进了拉丁美洲的进步发展。当然，这些方案并没有象鼓吹者们所乐观地预言的那样具有魔法般的作用，但是许多解决办法已经成为不断地、局部地解决拉丁美洲不发达状况的政策和纲领。

从那种意义来看，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描述和分析拉美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发展问题；同时本文也描述和剖析他们所提出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重复一下前面说过的意思就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合乎当代的发展概念和语汇的。最后一点，本文采取围绕问题及对策的写法，而不是提供一张通常按照历史顺序逐一介绍每个思想家或每个意识形态运动的年表。

^① 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的话，转引自阿尔伯特·赫尔希曼编《拉丁美洲问题评论集》（纽约，二十世纪基金会，1961年）第3页。

当然,编年的办法在提供历史时代色彩方面有它的优点,但是主要缺点在于枯燥重复。拉丁美洲和许多地区一样,同样的问题一代又一代地、十年又十年地反复出现。曾经使西蒙·玻利瓦尔等人感到烦恼的某些发展难题,也困扰着菲德尔·卡斯特罗这样的当代人。同样,许多解决方案也在整个拉丁美洲思想史中不断出现。因此,围绕问题及对策的写法,能够避免冗长、重复,而且能更加正面勾画出发展主义思想在拉丁美洲思潮演变过程中的连贯性。

本文的主题,虽然是围绕发展问题以及从发展角度考虑对策这样的格局,但似乎确有必要对拉丁美洲思潮按时间顺序的演变过程,做一些基本的历史描述。下一节为以后的探讨提供一个背景,从而勾画出拉丁美洲思潮的历史轮廓。

二、拉丁美洲的哲学和意识形态运动

拉丁美洲思潮最显著的倾向之一，是集中于探索一种明确的本土哲学，但直到最近，拉美人在这方面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拉美几乎不加选择地引进了欧洲、美国和其他地区所产生的各种思想和政策。一些外来的思想被加以修饰，许多被结合进来，但是从大部分来看，拉丁美洲的思想史还是外部哲学和思想影响冲击的历史。

从一开始，法国革命的思想和启示，在拉丁美洲就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追随者，并且有力地推动了导致各殖民地摆脱西班牙的独立战争的激荡局势。卢梭、孟德斯鸠、雷纳尔和伏尔泰的思想在拉丁美洲广泛传播，启发和引导了早期的拉丁美洲思想家。后来，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确实在拉丁美洲的知识界风靡一时，一直统治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许多年。

英国的思潮和实践，对拉丁美洲的思想也有影响，尽管不象法国的影响那么大。尤其在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早期的思想中反映出英国的思潮，他十分推崇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程序。阿根廷法学家兼外交家路易斯·德拉果说过，“英国走到那里，便把文明带到那里，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好处就扩展

到那里。”^①这反映了许多人对英国的赞赏。后来，费边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政策逐渐渗入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人民党)——当代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政治运动——创始人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的理论之中。

在更早时期，北美的立宪主义和联邦主义在拉丁美洲享有很高的声誉。其实，一些最初的宪法常常几乎是逐字照抄美国文献的。北美的教育哲学和实践影响了多明戈·萨米恩托等人。在整个十九世纪，当拉美人竭力仿效他们的北方邻国时，美国的经济实践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阿根廷的胡安·阿尔维迪说，“在经济问题上，北美是南美的伟大榜样。”^②

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欧洲的社会反抗思潮渗入拉丁美洲，反映出外国思想家与外来哲学和意识形态不断增长的影响。卡尔·马克思在进步知识分子中间素享盛名；何塞·马蒂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写的一篇颂词中，称赞马克思“找出了将世界置于新的基础上的道路。他唤醒沉睡的人们，指引他们去推倒已经破损的支柱”。^③大约在同一个时候，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也在拉丁美洲时兴起来，鼓舞了当地的思想家和活动家。

① 路易斯·M·德拉果著《用军事手段收回贷款意味着领土的占领》，载于C·尼尔·朗宁编《对拉丁美洲的干预》(纽约，阿尔弗雷德·A·诺普出版社，1970年)第149页。

② 胡安·包蒂斯塔·阿尔维迪著《美国是南美的榜样》，载于弗雷德里克·B·派克编《拉丁美洲史：突出的问题》(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和世界公司)第205页。

③ 何塞·马蒂著《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载于路易斯·E·阿吉拉尔编《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纽约，阿尔弗雷德·A·诺普出版社，1968年)第69页。

二十世纪期间，外来的思想继续在拉丁美洲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马克思主义改良派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拉丁美洲思想家的理论有很大影响。苏联的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吸引了很多人，并且通过各种变种形式（如毛主义和铁托主义）继续发挥一定的影响。挂着基督教民主主义运动招牌的天主教改良派思潮，在较近时期已经渗入拉丁美洲。在当前，纳赛尔主义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对拉美人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所有这些外国思想家和各种思想之所以能够被培育发展，是因为它们似乎（往往是错误地）为拉美人提供了分析问题思想工具，同时，它们似乎也提出了适合拉丁美洲情况的一些答案。总而言之，它们都是会有助于拉丁美洲的进步或现代化的。

因此，要求独立的行动课题立即提了出来。法国的启蒙思想和英国的功利主义思潮在十九世纪头五十年（1810—1860年）支配了拉美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见解。^①在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中，拉丁美洲思潮中最有影响或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包括独立运动的先驱：委内瑞拉的弗朗西斯科·米兰达，以及两个最主要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和阿根廷的何塞·德·圣玛丁。阿根廷和智利的思想家们在这个时期的后一阶段做出许多重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包括阿根廷的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胡安·包蒂斯塔·阿尔维迪和多

^① 后面的看法，虽然既非来源于米格尔·霍林和约翰·D·马尔兹合著的《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一书（查佩尔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0年），也非受到该书的启发，但是，有些具体的提法是引自该书的。

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智利的安德烈斯·贝略、何塞·维多里诺·拉斯塔里亚和弗朗西斯科·比尔瓦奥。

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完全是致力于制度法规方面的准备工作。拉丁美洲思想家们忙于为新独立的国家制定宪法。乐观的气氛充满了整个社会，解放的关键似乎在于一个相当简单的信念，即：有一部好宪法就能产生可行的政体。虽然早期的思想家们关心制度问题，但他们并未真正从事更合乎当代意义的“制度建设”工作。他们的探讨多半是形式主义的和法制方面的。无疑，他们对政体的基本结构——政党和压力集团——并不关注。他们宁愿从上而下强调行政机关、立法组织和形式主义的制约和平衡。虽然，其他一些因素肯定对拉丁美洲自治初期试验中发生的问题大有关系，但早期思想家们对待发展的天真看法，对于克服独立后头几年中的大量难题，显然没有多大帮助。

正如事实所证明，早期思想家们乐观的预言是不正确的。当时的潮流是转向社会文化分析，拉美人从中提出了“黑暗的传统”——一种对西班牙的全盘谴责和鄙弃。这种看法认为，西班牙的殖民制度并没有给殖民地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相反，它带来了阻碍拉丁美洲向前发展的制度形式和文化准则。因此，拉美人着手改造西班牙所遗留下来的事物。发展教育以培养好风尚，进行移民以带来好血统，成为最普遍受到赞许的办法。在早期拉丁美洲历史上出现的这第二种思潮中，思想家们更进一步地接触到他们的基本问题，他们肯定更加接近于发展分析方面的当代构想。各种评论主要是鼓吹实行更加具有发展倾向的社会文化准则。用今天的话来说，他

们提倡旨在提高文化世俗化水平的政策和计划。除了那些社会政策之外,当时更加独特的政治哲学,是以开明专制主义倾向(即今天的监护民主主义在十九世纪的类型)为特色的。而经济思想和政策,则宣扬英国的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学说的种种长处。

到 1850 年,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开始衰落,拉丁美洲思想家们日益将实证主义视为引导他们走向现代化的哲学。当十九世纪开始时,实证主义就具有深刻的重要性。到十九世纪后半期,它明显地在拉丁美洲思潮中占据统治地位。法国实证主义思想之父奥古斯特·孔德成为拉美人的主要鼓舞力量,尽管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的影响也反映在某些不同方面。

实证主义的传播,遍及整个拉丁美洲。不过,它的影响也许在墨西哥和巴西最为强大。在墨西哥,实证主义的首倡者加维诺·巴雷达培育了一批对公共政策有影响的门徒。独裁者迪亚斯将实证主义奉为其政权的官方信条,并把巴雷达的门徒集合起来组成一个既有理论家又有实干家的、组织严密的团体之中。这些被人们称之为“科学家”的人,包括伊维斯·利曼托尔、弗朗西斯科·布尔内斯和胡斯托·谢拉。在巴西,本哈明·康斯坦特于 1871 年创立了实证主义协会。实证主义在导致佩德罗二世垮台和奴隶制的废除中,起了重要作用。象在墨西哥一样,实证主义在巴西也不仅是一种哲学观点。早期的巴西共和主义者是狂热的实证主义信徒,他们有意识地试图将他们对实证主义政策的含义和要点的理解,付诸实行。

实证主义思想的主要信条，主张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去战胜实证主义者到来以前拉丁美洲理论中传统的那种枯燥无味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考。实证主义者认为，注意现实生活问题的、具有科学素养的人，能够解除拉丁美洲的一切苦难。实证主义宣称它本身是旨在解决本大陆发展迟滞的实际问题的一种实际理论。“秩序和进步”成了那个时期的口号，尽管实证主义者往往强调秩序更多于强调进步。更加具体的是，科学教育取代了拉丁美洲所强调的人文主义。大量存在的种族主义——尤其在墨西哥，印第安人受到鄙视，白种人天生优越的思想得到宣扬——往往对实证主义者也有影响。在政治领域里，实证主义者的精萃分子充任了行政官员，他们硬说国家的幸福是据称由他们优秀的智慧和教养所造成的。政治被说成是实质上邪恶的东西，或者至少是下层民众不应当过问的。在经济领域，实证主义者提倡发展经济，并着手在他们国家内扩大投资——投资的大部分来自国外。

在快要转入本世纪的时候，实证主义的时代过去了，拉丁美洲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失去了它的统一和平衡。形形色色的思潮在各地流行起来，并拥有各自的信徒。所有这些思潮都影响了哲学和思想界，但没有任何一种思潮能够象十九世纪后期的实证主义和殖民地时期的经院哲学那样得到普遍接受。

拉丁美洲唯心主义的兴起，十分明显地是同实证主义的反作用有关联的。实证主义信条的科学态度，已经超越了拉美人所十分珍视的对精神价值的强调，因而必定会产生反作用。最著名的唯心主义者是乌拉圭的何塞·恩里克·罗多。

他的《阿列尔》一书(1900年)当时和现在在拉丁美洲一直享有广泛的声誉,这本著作对实证唯物主义进行批驳,并有意识地恢复西班牙精神和美学传统的准则。罗多还著文和他的同代人展开论战,那些人企图把外国思想搀进拉丁美洲文化,并使拉丁美洲文化“非拉丁化”。罗多说,“我们拥有种族的遗产,这是我们要保住的伟大道德传统,是一条使我们在不朽的历史篇章中联结在一起的神圣纽带,使它连绵发展到未来也是我们光荣的职责。”^①在政治理论方面,罗多从未完全抛弃他给民主主义所下的相当理想化的定义,但他对带有平等主义色彩的民主主义肯定表示很大的保留,并且强烈暗示说,拉丁美洲最好由杰出人物安排的独裁政权来为它服务。在当代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范畴内,最重要的也许是唯心主义的批判。这在拉丁美洲关于国家建设的思想体系的演变过程中,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尤其在罗多的思想中,民族主义思想倾向是以包括传统的西班牙价值标准、而同时又鄙弃外国学说的虚假影响为特色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促使拉丁美洲无政府主义思潮出现的因素,和推动唯心主义产生的那种反作用并无不同。实证主义否定了暴力反抗的价值,各国政府镇压了那个时期所出现的无产阶级组织。十九世纪后半期之初来到拉丁美洲的移民,十分熟悉无政府主义学说。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阿根廷、墨西哥、古巴和乌拉圭就建立了无政府主义团体。无政府主义者在组织劳工运动方面起了主导作用。他们宣传并实

^① 阿尔维托·何塞·巴卡罗编《何塞·恩里克·罗多全集》(布宜诺斯艾利斯,安东尼奥·萨莫拉出版社,1948年)第209页。